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0.04.001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龙保贵

(红河学院学报编辑部, 云南 蒙自 661199)

摘要: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当地彝族历代毕摩在当地彝族民间口传文学的基础上,用本民族传统文字——彝文如实记录、第二次创作以及翻译转写其他民族民间文学,并由彝族毕摩一代又一代不断加工、修改、补充、完善,且流传至今的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从当地历代彝族毕摩所保护和传承且当地彝族民间流传的传统经籍文学版本的主要体裁、素材及其内容看,有史诗类、传说类、伦理类、神灵传言类、婚丧礼仪类、恋爱婚姻类及译著类等;又从当今当地彝族毕摩讲唱传承形式和场域及其采用的唱腔作曲音乐看,有“甲苏甲类”“诺依特类”“设依甲类”“阿哩甲类”等。纵观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主要体裁、素材及其内容,具有民族性与国际性、支系性与区域性、原生性与变异性、追忆性与憧憬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吸纳性与开放性、祭祀性与文学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等主要特点。

关键词:滇南彝族;传统经籍;经籍文学;类型;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7.9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0)04-0007-04

Main Genr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Yi Traditional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Southern Yunnan

LONG Luogui

(Journal of Honghe University Editorial Office, Mengzi, Yunnan 661199, China)

Abstract: South Yunnan Yi traditional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the local oral literature recorded or recreated by Bimo with their own written languages——Yi characters, or even translated into other ethnic languages. Through generations the Bimo family have processed, modified, completed and improved these literature which are passed down to the modern times in this region. They include epics, legends, doctrines, sagas, rituals, love stories and translations in terms of the main forms and sources of the literature that has been protected and disseminated by the Bimo and popularized by Yi folks. The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Jia Sujia", "She Yijia", and "A lijia"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forms, occasions, and arias.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genres, sources and contents of traditional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southern Yunnan finds that it is a mixture of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kins and regions, protogenesis and heteromorphosis, nostalgia and aspirations, richness and complexities, inclusiveness and openness, literariness and sacrifices, historicalness and contemporaneity, etc.

Keywords: Yi nationality in southern Yunnan; traditional classics; classical literature; genres, characters

据滇南彝族传统经籍《谱牒志》记载和有关学者田野考察及考古资料表明,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彝族先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对开拓边疆,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滇南彝族同其他地区彝族一样,有本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字——彝文,明清以来的汉文史志称之为“爨文”或“爨字”。清雍正《临安府志》卷七《附夷俗》记载:

木刻……有所贸易,亦用木刻书爨字于上,要誓于神,故不判。赍书。按:爨字为纳垢阿丁所撰,字如蝌蚪,凡一千八百四十有奇,名之曰赍书。又按:唐徐虔使南诏,以不夹遣还,上有夷(彝)字,其遗制也。

又清宣统《续修蒙自县志》卷十三记载:

爨有字,……又有保夷字,大约袭爨字而为之,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町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使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

收稿日期:2020-11-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彝文劝世类经籍的当代价值和转化应用研究(19XMZ024)。

作者简介:龙保贵(1963-),男(彝),云南滇南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及彝学。

有奇,谓之曰匙书,夷人号为书祖。

这是迄今所能看到汉文地方史志中涉及今滇南地区彝族传统经籍的最早记载。

滇南彝族先民用彝文谱写本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使彝族成为滇南地区唯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少数民族,撰写了卷帙浩繁的彝族传统经籍,种类颇多,学科齐全,其内容涉及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滇南彝族传统文化得以保护传承和繁荣弘扬。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同其他地区彝族历史文献一样,分原始宗教经籍(毕摩经籍)和民众文献(民众经籍)。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滇南彝文传统经籍的一部分,是彝族毕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彝族传统文化乃至彝族毕摩文化不可多得和不可再生的一部分。如果离开了彝族传统经籍文学谈彝族历史文献,是不全面、不完整、不系统的。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滇南历代彝族毕摩用古彝文书写、创作、传承以及翻译改写其他民族民间文学,并由滇南彝族毕摩一代又一代不断加工、修改、补充、完善,且流传于至今滇南彝族民间文学。

笔者从事彝族毕摩文化及彝族传统经籍调查研究,认为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当地历代彝族毕摩在民间口传文学的基础上,用古彝文如实记录、第二次创作以及翻译改写其他民族民间文学的全部,如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人物轶事、风物掌故、谚语、格言以及原始宗教文学和传统民俗文学等。狭义的是指当地历代彝族毕摩在民间口传文学的基础上,用古彝文如实记录、第二次创作且文学性强的本民族民间流传的传统文学,但不包括翻译改写其他民族民间文学,也不包括原始宗教文学和传统民俗文学及当地彝族民间流传的谚语、格言等。

一、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主要类型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当地彝族历代毕摩借助自身掌握古彝文的优势,用古彝文如实记录、第二次创作及其翻译改写其他民族民间文学,且利用一定的原始宗教和传统民俗活动场域,讲唱、讲授、传播的本民族传统文学的总称。如前所述,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滇南彝族历代毕摩从事职能活动中,不断创作、修改、加工、完善的彝族历史文献的一部分,是滇南彝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集中反映了滇南彝族认识观、体认观、认同观及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滇南彝族传统经籍之一的经籍文学,种类繁多,卷帙浩繁,数量可观,体

系庞大。虽几经人为破坏、或收缴、或焚烧,但今保护和传承下来的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根据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不同体裁及其思想内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一) 史诗类

滇南彝族史诗类经籍文学,是在彝族历代先民口传形式传承的基础上,经过若干代毕摩整理、创作、加工、补充、完善,并以古彝文记录整理成世俗性、社会性、规范性的传统经籍文学。其主要内容包括万事万物创世神话史诗和英雄能人功绩的传记史诗。这类传统经籍文学,根据其记载的主要内容,大致有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大类。前者如《尼苏夺节》《查姆》《阿黑西尼摩》《物始纪略》《人祖的由来》《洪水泛滥》等;后者如《笃杰阿龙传》《部落酋长罗比布》《王维礼传奇》《猎人高哩旺》《吴三桂与清王朝》等。这类传统经籍文学,彝族毕摩多在节日庆典、婚礼、宗教祭祀场域中,多用当地彝族原生态音乐“甲苏甲”^[1]唱腔唱曲讲唱传承。“甲苏甲”为当地彝语音译,“甲苏”为讲书、传书的书之意,“甲”为讲、唱、诵、颂及歌颂、赞颂等之意。听者昔时多为全民男女老少,今多为中老年男女及部分中青年妇女。

(二) 传说类

滇南彝族传说类经籍文学,是彝族历代先民想象和幻想出来的各种神灵、鬼怪、人及动植物等传统经籍文学,是彝族原始先民对所观察或经历的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认知和诠释,通过“想象”或“幻想”的创作、加工,成为想象中“神化”了的现实生活故事,是彝族原始社会初期的精神产物,反映了彝族原始先民解释自然(或社会),并认识和征服自然、认知和体认社会的愿望,具有丰富的审美特色和文化价值取向,与滇南彝族历代先民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在彝族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为后世创作彝族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类传统经籍文学,有神灵、人祖、鬼怪、动植物以及宗教、民俗等传说故事,如《灶神的故事》《阿佐阿节》《倮塔基》《审颇嫫》《死亡的来历》《药物的来历》《扫寨邪的由来》等。这类传统经籍文学讲唱传承场域、听者与“史诗类”相同,只有讲唱传承的唱腔唱曲不同而已,即以彝族原生态音乐“诺依特”^[1]唱腔唱曲讲唱传承。“诺依特”为当地彝语音译,“诺依”为耳朵之意,“特”为传达、转达、教导、训导等之意,并有教好或者用耳聆听之意。

(三) 伦理类

滇南彝族伦理类经籍文学,是他们日常社会生

活中相互交往时应遵守的各种道德准则及待人接物礼俗的传统经籍文学,集中反映了滇南彝族历代先民的伦理观、道德观、处世观、人生观。这类传统经籍文学以彝族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为主,并以《道理书》《礼仪书》《做人之道》为代表作。还有《孝敬父母经》《尊师敬长经》《父母恩情经》《教儿教女经》《礼法经》《兄弟分家》《乌鸚哥孝母记》《善人邱仕老人》《嘎柯规烟赌恨》等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类传统经籍文学说唱传承的唱腔唱曲、场域、听者与“史诗类”“传说类”同,但因伦理类传统经籍文学多为七言体句式(史诗类和传说类传统经籍文学多为五言体句式),因而具体讲唱传承时,彝族毕摩所采用的唱腔唱曲与“史诗类”“传说类”有所区别,似乎一字一拍,曲调清晰悦耳,高亢嘹亮,铿锵有力,具有教导、训导之感。

(四)婚丧礼仪类

滇南彝族婚丧礼仪类经籍文学,是特定的当地彝族传统婚礼和丧礼中,毕摩除了念诵彝族原始宗教经籍外,还要讲唱传承一些相关婚丧礼仪的传统经籍文学。在当地彝族传统婚礼中,毕摩念诵《拜堂经》《射箭祈育神经》《驱白虎邪经》《招福禄经》等原始宗教经籍的同时,还有讲唱传承《婚嫁起源歌》《男女合婚歌》《仙家嫁女歌》《男人出嫁歌》《格鲁审波妮》昆明等。讲唱传承这类经籍文学,采用“昌河”^[1]的唱腔唱曲来讲唱传承。“昌河”系当地彝语音译,“昌”为唱、咏、朗诵之意,“河”为调子、曲子、唱曲之意。以“唻一欧一唻一”(“幸福啊幸福”之意)起音,用豪放、洪亮、粗犷、奔放讲唱,令人神往,令人陶醉,耐人寻味。每当毕摩讲唱完一章节,所有婚客配副歌式地助唱“唻一欧一唻一”,以此助兴和喝彩,彼起此伏,妙趣横生,纵横交错,使整个婚礼呈现幸福、欢乐、愉快、热闹的气氛。

同样,当地彝族传统丧礼中,特别是寿终正寝的长老丧礼中,彝族毕摩除了念诵原始宗教丧葬经籍如《吴查》《们查》《指路经》等外,在孝子为亡者钱行、孝女献夜宵、外甥女献晌午等时,彝族毕摩时常用“欧河”^[1](哭唱调)来哭唱传承《孝子钱行经》《女儿献夜宵经》《外甥女献晌午经》。彝族毕摩分别就以儿子(含侄儿、孙子)、女儿(含侄女、孙女)、外甥女的身份和口气,用哀泣、忧伤、低沉的曲调,似唱似哭,使闻者都能感到失去亲人之悲泣,表达出父母子女及亲朋好友间依依惜别之情。除此以外,当地彝族传统丧礼中毕摩念诵的《指路经》《钱行经》,若拨开原始宗教的迷雾,透过现象看实质,就是记载各支系各家支宗族各家族的发祥地、迁徙史、迁

徙线路等,专门介绍当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也属于迁徙史诗文学的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滇南元阳和红河两县彝族传统丧礼中,各路姻亲吊丧队请来的毕摩在丧家天井里围宴席而坐,由丧家延请的毕摩主持和评判毕摩赛歌赛诗仪式。毕摩赛歌赛诗内容非常丰富,内涵相当深邃,目的十分明确,而且用世俗的、认可的、规范的古彝文版本为蓝本,但不得看书本演唱赛歌赛诗文本,其主要内容有:或世间万事万物起源和源流方面,如《文字源流调》《图纳调》《文书传承调》《桌子调》《板凳调》《陶碗调》《竹筷调》《酒曲调》《陶罐调》《煮酒调》《捂酒调》《酿酒调》《肉调》《饭调》《水调》《黄烟调》《火源调》《竹调》《黏稠》《青香调》《扇子调》《猴子丧祭调》《丧祭溯源调》《丧祭传承调》《产马产猪调》《驯马驯猪调》《放马放猪调》《放鸡放鸭调》《金银调》《制作银花调》《名声威望调》《红色绿色调》《礼节调》;或相互邀约、谦让、应酬、答谢等方面,如《请客调》《走路调》《来客调》《做客调》《聚客调》《侍客调》《佳肴调》《敬客调》《主客互尊调》《客人喝酒调》《客人吃饭调》《人问我答调》《应答调》《送客调》《来回调》《客回调》;或栽花、采花、赠花、戴花等方面,如《采花调》《摘花调》《采花赠花调》《戴花调》;或丧葬祭仪或礼仪方面,如《翁婿调》《丧祭祭牲调》《丧家祭丧调》《摇钱树调》《丧客嘱托调》《赴阴调》《送灵调》《上山调》;或历史人名言、格言方面,如《梭斋金语调》《依吾突语调》,或丧礼热闹氛围方面的如《长号唻呐调》等。毕摩在具体赛歌赛诗中,不论演唱什么内容或者诗句长短或多寡,原则上原创内容不得重复,更不得重复起唱或应唱的篇目内容,一字不漏,一字不错,一气呵成,并且起唱什么就应唱什么。如:起唱者吟唱《文字源流调》,应唱者就应唱或接唱《文书传承调》;起唱者吟唱《猴子丧祭调》,应唱者就应唱或接唱《丧祭溯源调》或《丧祭传承调》……对答如流,如同江河奔腾,一泻千里,即使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还是神气如初,精神抖擞,毫无困倦之感。换句话说,不论起唱还是应唱或接唱的不默契不协调就会让人笑话,应唱或接唱不上来就有点窘,而且你起唱什么我接唱什么,你起唱到天上,我跟到天上;你起唱到海角,我奉陪到海角,绝不能你起唱西我接唱东,你说石我论树,驴唇不对马嘴。热闹非凡,真可谓“丧事当作喜事办”,几乎没有悲伤、哀泣、悲伤之气氛。在当地彝族丧礼特定的场域中,毕摩赛歌赛诗成为各路毕摩、各村落毕摩之间聪明与智慧、学识与才华的较量,并铸炼出独特的智慧和才华,

树扬方圆百里内彝族全民认可及经得起全民考验的“最威毕摩”或“最高毕摩”。

(五) 神灵传言类

滇南彝族神灵传言类经籍文学,是各种神灵托梦传言于世间毕摩,彝族毕摩根据各种神灵的传言,用彝文记录于纸的传统经籍文学。其大多内容是教人们如何积德行善、赡养父母、孝敬老人,怎样抚育子孙后代,对天地间诸神灵如何勤敬香火祷告,不可作恶、弄虚作假,不可欺骗、侮辱他人等。如《护寨神传言》《倮塔基传言》《俄兹依保王传言》《天君神策格兹传言》《地王神黑夺芳传言》《土地神传言》《观音菩萨传言》《王母娘娘传言》等。这类传统经籍文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举凡每一篇开头:某年某月某日凌晨几时,某神灵托梦传言于某毕摩,待某毕摩梦醒后,在某地记录于此经籍,现把某神灵的传言讲唱给世人听,望世人亲耳听之且行之。毕摩讲唱传承这类传统经籍文学,逢初一、十五在祠堂、庙宇里原始宗教祭祀或赶庙会时,以“设依甲”^[1]唱腔唱曲来讲唱传承。“设依甲”系当地彝语音译,为讲典故之意。听者一般是年过半百的善男信女,个个手持点燃的三炷香火。

(六) 恋爱婚姻类

滇南彝族恋爱婚姻类经籍文学,是当地彝族男女青年社交、恋爱、定情、婚配中,相互觅寻知音、倾吐衷肠、表达感情的传统经籍文学。这类传统经籍文学分叙事长诗和抒情长诗两种,前者如《依芝勒恋歌》《诗卓勒恋歌》《阿菲妮若歌》《朵依若恋歌》《朵布若阿伊》《贾斯则》《贾沙则与勒斯基》《艾贵与艾若》《奕吉喜花妮》《吉乐勒恋歌》等,后者如《献酒请娱神歌》《献酒送娱神歌》《敬烟歌》《歌舞起源歌》《乐器起源歌》《火把歌》《种葫芦歌》《打水献水歌》《射鸬鹚歌》《孵蛋认蛋歌》《不愿回夫家歌》《男子出门歌》等。当地彝族讲唱传承这类传统经籍文学,有“阿哩甲诃”^[1]“巴拉瑟诃”^[2]和“麻古诃”^[3]等三种唱腔唱曲。

“阿哩甲诃”系当地彝语音译,“阿哩”为情歌、情诗之意,“甲诃”为讲唱、传唱之意。它是恋爱婚姻类经籍文学的主要唱腔唱曲,分器乐和声乐两种,多为11声部,器乐由笛子、巴乌、四弦、二胡、草秆、树叶、三弦、鼓、钹、镲、烟盒及声乐等不同音高旋律构成。采用这种唱腔唱曲多在“查勒妮勒摆”(男女青年集体性社交和恋爱)和“查勒妮勒者层”(男女青年集体性社交和恋爱宴席)活动中,演唱方法多为独唱和对唱,前者多于后者。一篇“恋爱婚姻叙事长诗”或“恋爱婚姻抒情长诗”可以一人一口

气呵成;也可以用男女双方对唱的方式演唱。曲调如说似说,流畅自然,和谐欢快,朴实无华,简洁明快,令人神往,心旷神怡,耐人寻味。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此唱腔唱曲可以讲唱传承任何一篇恋爱婚姻类经籍文学,但部分抒情长诗和部分叙事长诗,不是何人都可以讲唱、传唱。一般情况下,部分抒情长诗特别是具有祭祀性经籍文学如《献酒请娱神歌》《献酒送娱神歌》《打水献水歌》《敬烟歌》等四篇,男女青年务必特邀彝族毕摩来演唱传承;又部分叙事长诗如《依芝勒恋歌》《诗卓勒恋歌》《夺依若恋歌》《朵布若阿伊》《阿菲妮若歌》等,只能在男女青年个体性谈情说爱中,甚至到了男女双方都“非你不娶”“非你不嫁”的基础上才能演唱。否则认为,对讲唱、传唱者弊多利少,甚至凶多吉少,轻者生病,重者患色疯,终日疯疯癫癫。究其根源,按照他们的说法,因为这些恋爱婚姻类叙事长诗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因“门不当”“户不对”而世间不能成为眷属,且同床共枕头的现实婚姻生活,于是不得不生爱死恋、以死相许到“理想王国”里实现他们生前的山盟海誓。所以轻易讲唱、随便传唱这些恋爱婚姻类叙事长诗,也就是无神请神,自找麻烦,自寻苦恼,甚至惹火烧身。

“巴拉瑟诃”,系当地彝语音译,为抒情调之意,也是恋爱婚姻类经籍文学的主要唱腔唱曲之一,同样分器乐和声乐两种,11声部。采用这种唱腔唱曲多在“查勒妮勒者层”(男女青年集体性恋爱宴席)恋俗活动中。多由一人演唱。曲调优美动听,平缓自如,歌词雅俗相间,都充分表达出演唱者的情意。

“麻古诃”,系当地彝语音译“毛古”,为不高兴、不愉快、不服气之意。采用这种唱腔唱曲的多为女青年,特别是“父母包办,媒妁之言”而不愿回夫家生活的女青年。讲唱、传唱内容多为伤心忧愁方面的恋爱婚姻类经籍文学,如《不愿回夫家歌》(当地彝语称《贺瓜果侯》)。女青年讲唱、传唱《不愿回夫家歌》这类经籍文学时,不需对方应答,也不要求对方应唱,只要自己借恋爱婚姻类经籍文学类来哭唱自己的伤心、痛苦、忧愁、悲伤、辛酸、苦恼即可。听起来使人深感秋鸟悲啼、冬兽哀号,给人以凄凉悲哀,愁肠伤肚,催人泪下,爱莫能助之感。唱曲低沉、忧伤、悲切,似歌似唱,如泣如诉,但也有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之感。同样,有时个别男青年也用这种唱腔唱曲演唱传承《男子出门调》,以此哭诉因贫穷的生活、拮据的经济,且高昂的“彩礼”而不得不暂时告别心爱的恋人或准妻,踏上出门远行卖工的征途,日夜劳作的疲惫、风餐露宿的辛酸、朝不保夕

的忧伤、饱受饥寒的艰辛,其诉说和苦楚的主要内涵和表达的情愫和情景照样不亚于《不愿回夫家歌》。因为他们男女青年面对忧郁寡欢、闷闷不乐、苦楚辛酸、悲忧苦恼都用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总是以乐观进取的态度去对待和处理世态的现实和自己的不幸,用幽默风趣生动而有诗意情趣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胸臆。

(七)译著类

滇南彝族译注类经籍文学,是彝族历代毕摩把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民间文学翻译转写成传统经籍文学,如《董永卖身葬父记》《唐王游仙府》《西行取经记》等。这些传统经籍译著类文学,大多结合本民族语言特色、审美理念、心理性格和欣赏能力进行翻译转写且讲唱传承,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把原作翻译转写讲唱传承的。讲唱传承地点、听者及所采用的唱腔唱曲与“传说类”文学同。

总而言之,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类型丰富多彩,但部分传统经籍文学,如果一旦讲唱传唱者和讲唱传唱地点,特别是讲唱传唱的唱腔唱曲音乐不同,其讲唱传唱所达到的功能与作用、意义与目的也就不同,否则会闹出笑话。严格地说,每一种类型的经籍文学,都有严格规定的讲唱传唱场域、地点、范围,并规定唱腔唱曲,不可张冠李戴。特别是恋爱婚姻类,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男女青年社交、恋爱场合,并严禁兄妹、姐弟、父子、母女同场,务必避开异性血亲的视线,凡同一祖先(同一图腾)男女,不论相离几代、居住何方,相互间都不要讲唱传唱恋爱婚姻类经籍文学,否则视为牛马牲口,受到严厉的社会舆论且谴责,甚至开除族籍,逐出村外自生自灭。

二、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主要特点

纵观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主要类型及其思想内容,具有民族性与国际性、支系性与区域性、原生性与变异性、追忆性与憧憬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吸纳性与开放性、祭祀性与文学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等主要特点。

(一)民族性与国际性

众所周知,前述提及的滇南彝族众多传统经籍文学,虽多源自这一地区这一“人们共同体”的彝族民间,并由当地彝族毕摩主要负责传承。具体地说,很大一部分当地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在一定范围来说,不仅流传盛广,家喻户晓,而且脍炙人口,孺幼皆知。但它们不仅是这一地区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并且是整个彝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保护、传承、弘扬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也就是保护、传承、弘扬彝族传统文学乃至中华民族传统文学。还有所表达的语言结构,除了部分伦理类经籍文学七言体句式外,全都是五言体句式,很讲究彝族传统语言习惯及其修辞手法和韵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不仅具有民族性的特点,而且还有国际性的特点。因为滇南自称“尼苏颇”“罗罗颇”“濮拉颇”的彝族,都跨境而居,在越、老、缅等东南亚邻国北部山区或多或少都有居住。特别是居住在越南莱州省北部山区自称“尼苏颇”的彝族(越南民族识别为“傣族”),其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以及心理性格等文化传统与滇南自称“尼苏颇”的彝族互通,流传着很多彝族传统经籍,并部分史诗类、传说类、婚丧类经籍文学流传于越、老、缅等东南亚邻国的彝族民间,也主要由当地彝族毕摩负责传承,如《尼苏夺节》《笃杰阿龙传》《死亡的由来》《医药的由来》《仙家嫁女歌》《男人出嫁歌》《孝子钱行歌》《女儿献夜宵歌》等。因而,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具有国际性的特点,是从来不争的事实。

(二)支系性与区域性

众所周知,滇南彝族自称和他称复杂多样,支系繁多,仅就自称如“尼苏颇”“濮拉颇”“阿哲颇”“阿细颇”“撒尼颇”“纳苏颇”“阿务颇”“腊鲁颇”“勒苏颇”“葛颇”“傣傣颇”“罗罗颇”等。但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只流传在自称“尼苏颇”“阿哲颇”“撒尼颇”“濮拉颇”的彝族民间,并由当地彝族毕摩负责传承。其他自称如“阿细颇”“纳苏颇”“阿务颇”“勒苏颇”的彝族,因只有本民族传统母语和口传毕摩,因而只没有传统经籍文学,因而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具有支系性的特点。但滇南彝族支系跨当下行政区划而居,如自称“尼苏颇”的彝族,不仅居住在滇南红河州境内,而且还居住在玉溪市如红塔、通海、峨山、新平、元江、易门和楚雄州双柏、牟定及普洱市墨江、江城等县;自称“阿哲颇”的彝族除了滇南红河州外,还居住在玉溪市华宁县、昆明市石林及曲靖市罗平、师宗、马龙等县;自称“撒尼颇”的彝族大本营在昆明市石林县及曲靖市罗平、罗平、马龙、陆良等县,因而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不仅当地彝族毕摩收藏,而且跨州市、跨区域彝族毕摩收藏。滇南红河流域自称“尼苏颇”的彝族恋爱婚姻叙事长诗“三大悲剧”如《依芝勒恋歌》《诗卓勒恋歌》《阿菲妮若歌》经籍文学,在玉溪市元江、峨山、新平等三县及普洱市江城、墨江两县自称“尼苏颇”彝族毕摩均有收藏。又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部

分的原创地、传承核心区不在滇南红河州,而是在其他州市或区域。如彝文木刻本《礼法经》《乌鸚哥孝母记》等伦理类经籍文学源自滇中新平县一个叫“崩栽伯”(意即毕摩山,疑指新平县境内“鲁魁山”)地方。又创世史诗《查姆》和叙事长诗《阿诗玛》传承核心区分别在楚雄州双柏县和昆明市石林县。因而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既具有支系性又具有区域性的特点。

(三)原生性与变异性

纵观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多为滇南彝族历代毕摩根据彝族民间口传文学为母本,用彝文记录或第二次创作以及翻译转写其他民族民间文学,具有浓郁的原生性,但部分你传抄、或我传抄过程中,不仅篇幅长短不一,而且根据传抄者的好恶,对部分内容做了改动、增删,如《董永卖身葬父记》最长的为18000多行,最短的为2000多行。又如《笃杰阿龙传》最长的为1200多行,一般为800多行。再如《洪水泛滥史》虽流传较广,但各地毕摩收藏的篇幅长短、内容简繁都不一致。可以这样说,同样一个主题内容的文本,恐怕找不出文本篇幅长短、内容简繁完成相同的两本。究竟何因?一个方面是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大多都是手抄本,少有木刻本;另一个方面就是彝族历代毕摩抄写态度端正与否、情绪好差、兴趣好坏、掌握彝文知识水平高低、创作能力强弱、想象丰富与否等有关,如抄写态度端正、抄写情绪好、彝文知识水平高、创作能力强、想象丰富的彝族毕摩抄写或传抄的,其篇幅长、书写工整、内容详细。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具有原生性和变异性的特点,而且变异性大于原生性。

(四)追忆性与憧憬性

如前述,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卷帙浩瀚,门类繁多,学科齐全。但其中不乏对某一事物、或某一事件、某一文化事象的追忆和复述,或者对某一人物生平的回忆与颂歌。从这个意义说,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同传统口传文学一样,具有追忆性和复述性的特点。但大多恋爱婚姻类叙事长诗来说,除他们男女主人翁如何出生长大、如何相识相恋、如何定情盟誓等,但因“门不当”“户不对”的思想严重束缚和干预阻挠,不得不以死相许到“理想王国”或“世外桃源”里实现他们生前的山盟海誓。这个“理想王国”或“世外桃源”,就是对当今“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积极向往的美好憧憬的描述。又如《献酒送娱神歌》对天神栖息地人文景观的描述:天庭东边开金光闪亮银光亮堂的金银大门,可见千日

走之地的银针,也可闻百日走之地的叶落声;天庭西边盖金光闪亮银光亮堂的金殿银宫;天庭北边造金湖银湖,湖中栖龙,湖旁种松柏树,在荫凉的松柏树下天女们摆着银桌金椅,备银筷金碗,摆山珍海味、美酒糖果,燃着熊熊篝火,尽情欢歌曼舞;天庭南边造金银山,并栽金树银树,蜂蝶飞舞,鸟语花香,且金树银树脚冬暖夏凉;天庭中央筑金银城,城内高楼阁楼齐排,屋檐铜铃叮当,门框油金粉,铺面林立,窗花雕龙刻凤,灯笼如繁星,街道宽敞明亮,街道两旁种红花绿草,鸟语花香,俊男靓女如蜂蛹。这完成是当今人间都市生活的翻版,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彝族先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五)丰富性与复杂性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不仅体裁多样,而且内容相当丰富。如前述的类型,仅是大致的分类,若细致的分类,既比前述类型丰富得多,也比前述类型复杂得多,而且类型的交叉,归彼类此类都可以,如传说类经籍文学便是如此。从其记载的内容素材来看,或天上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或地上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或天神、地神、仙女、地鬼、人祖、阴君阎王、龙王鱼虾;或者生活琐事、恋爱婚姻、风俗节日,或原始氏族社会、古代部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现代;或帝王君主、历代英豪、能工巧匠、平民百姓,等等,^[3]可谓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由于滇南彝族信仰原始宗教,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多神崇拜,举凡每一篇传统经籍文学,或多或少涉及自然神灵,而这些自然神灵名目繁多,多如牛毛,并很多一部分经籍文学,有儒家、道家、释家文化的特点。如伦理类经籍文学如《道理书》《做人之道》《礼法经》《兄弟分家》等便是道家文化的经籍文学。部分恋爱婚姻类叙事长诗《贾莎则与勒斯基》《贾斯则》、传说故事类《莫合若弛诺》《凤凰记》等是宣扬儒学、儒家文化的经籍文学,“神灵传言类”如《观音菩萨传言》《王母娘娘传言》等是宣扬佛家文化的经籍文学。前辈曾有人研究认为,彝族宗教是以本土原始宗教为主,并融会儒家、道家、释家文化的一个传统宗教文化,^[4]因而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融会了一些儒家、道家、释家文化。总之,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不论是体裁还是素材、或主题内容宣扬什么、主张什么等,不仅体裁、素材、内容既丰富又复杂,还涉及当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六)吸纳性与开放性

如前述,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虽是彝族社会生活文化为主的,但不仅积极吸纳了其他民族民

间文学,而且当作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主要方面来传承,如译著类《唐王游仙府》《董永卖身葬父记》《西行取经记》就是典型性的经籍文学。又流传盛广的儒家、道家、释家文化融合的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有力地说明和充分地反映了滇南彝族不是一个封闭自守、闭门造车、孤芳自赏的“人们共同体”,而是一个不断开拓进取、积极向上、吸纳开放的“人们共同体”,这充分说明和有力地印证了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具有吸纳性和开放性及兼容性的特点。

(七)文学性与祭祀性

按理说,既然是传统经籍文学,应是文学性强烈和浓厚的文学,但作为一个信仰原始宗教和万物有灵的一个民族来说,现实生活中离不开宗教奉祀和民俗节祭活动,并是当地彝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就有祭祀性经籍文学。如婚仪类的《婚嫁起源歌》《男女合婚歌》、丧葬类《孝子钱行经》《孝女献夜宵经》《外甥女献晌午经》、恋爱婚姻类的《献酒请娱神歌》《敬烟歌》《打水献水歌》便是祭祀性较浓郁的经籍文学。因而,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除了自身浓郁的文学性外,还兼有祭祀性的经籍文学。

(八)历史性与时代性

如前述,本是传统经籍文学,应是记录和书写彝族历代先民社会生活,讴歌彝族历代先民的丰功伟绩和创业精神,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当地彝族很

多传统经籍文学,不与因斗转星移、社会变迁、历史更替、时过境迁而失去了原有的历史意义和作用,而是根本没有蜕变原有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如史诗类经籍文学,不仅代代相传,而且其精神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彝族后生,特别是英雄史诗如《笃杰阿龙传》《部落酋长罗比布》《王维礼传奇》等中的“笃杰阿龙”(有的称“支格阿龙”)视死如归精神、“罗比布”忍辱负重与卧薪尝胆的能耐、“王维力”率兵抵御外侵保家卫国英绩等,鼓舞着一代代彝族后裔。还有很多伦理类经籍文学,与当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乃至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同工异曲之功效。这些经籍文学,不仅具有历史性的特点,而且也赋予时代性的特点。

综观所述,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同其他地区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一样,不仅体裁多样,内容包罗万象,而且地方特色浓厚,民族特点凸显。然而,我们在分类上,仅仅是大体上的分类,尚未细致、严格的分类,并有的为一家之言或自圆其说。又对其主要特点的探讨,还有很多如说教性与说理性、培育性与践行性、单一性与多元性、传承性与滞后性、自觉性和批判性等诸多特点,但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探讨。尽管如此,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化是滇南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滇南彝族毕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彝族文学“百花园中”经久不衰,争芳斗艳,并为促进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添了一分力量。

参考文献:

- [1] 龙保贵.红河县彝族毕摩唱腔种类及其内容[J].民族艺术研究,1995(05).
- [2] 施建光,龙保贵.彝族“阿哩”情歌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256-258.
- [3] 龙保贵.试析彝文文献载体形制及其书法艺术[J].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15(03).
- [4] 左玉堂.中国西南彝族毕摩文化[C]//左玉堂,陶学良.毕摩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6-18.